

宋史

第十卷
第十册



宋史卷四百三十九

列傳第一百九十八

文苑一

宋白

梁周翰

朱昂

趙隣

何承裕附

鄭起

郭昱馬應和峴附

弟蒙
馮吉

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卽其一時之好尙而一代之規撫可以豫知矣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允武臣之權宋之尙文端本乎此太宗眞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學之名及其卽位彌文日增自時厥後子孫相承上之爲人君者無不典學下之爲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錄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國初楊億劉筠猶襲唐人聲律之體桺開穆脩志欲變古而力弗逮廬陵歐陽脩出以古文倡臨川王安石眉山蘇軾南豐曾鞏起而和之宋文曰趨於古矣南

渡文氣不及東都豈不足以觀世變歟作文苑傳

宋白字太素大名人年十三喜屬文多游鄴杜閒嘗館于張瓊家瓊武人賞白有才遇之甚厚白豪俊尙氣節重交友在詞場名稱甚著建隆二年竇儀典貢部擢進士甲科乾德初獻文百軸試拔萃高等解褐授著作佐郎廷賜襲衣犀帶蜀平授玉津縣令開寶中閻丕王洞交薦其才宜預朝列白以親老祈外任連知蒲城衛南二縣太宗潛藩時白嘗贊文有襲衣之賜及卽位擢爲左拾遺權知兗州歲餘召還泰山有唐立宗刻銘白摹本以獻且述承平東人望幸之意預修太祖實錄俄直史館判吏部南曹從征太原判行在御史臺劉繼元降翌日奏平晉頌太宗夜召至行宮褒慰且曰俟還京師當以璽書授職白謝于幄中尋拜中書舍人賜金紫太平興國五年與程羽同知貢舉俄充史館脩撰判館事八年

復典貢部改集賢殿直學士判院事未幾召入翰林爲學士雍熙
中召白與李昉集諸文士纂文苑英華一千卷端拱初加禮部侍
郎又知貢舉白凡三掌貢士頗致譏議然所得士如蘇易簡王禹
偁胡宿李宗諤輩皆其人也是時命復舊制專委有司白所取二
十八人罷退旣眾羣議囂然太宗遽召已黜者臨軒覆試連放馬
國祥葉齊等八百餘人焉白嘗過何承矩家方陳倡優飲宴有進
士趙慶者素無行檢游承矩之門因潛出拜白求爲薦名及掌貢
部慶遂獲薦人多指以爲辭又女弟適王沔沔化二年沔罷參知
政事時寇準方詆訐求進故沔被出復言白家用黃金器蓋舉人
所賂其實白嘗奉詔撰錢惟濬碑得塗金器爾張去華者白同年
生也坐尼安道事貶白素與去華厚善遂出爲保大軍節度行軍
司馬踰年抗疏自陳有來日苦少去日苦多之語太宗覽而憫之

召還爲衛尉卿俄復拜爲禮部侍郎修國史至道初爲翰林學士承旨二年遷戶部侍郎俄兼祕書監真宗卽位改吏部侍郎判昭文館先是白獻擬陸贄膀子集上察其意欲求任用遂命知開封府以試之旣而白倦於聽斷求罷任咸平四年擢王欽若馮拯陳堯叟入掌機要以白宿舊拜禮部尙書白學問宏博屬文敏贍然辭意放蕩少法度在內署久頗厭番直草辭疎略多不愜旨景德二年與梁周翰俱罷拜刑部尙書集賢院學士判院事舊三館學士止五日內殿起居會錢易上言悉令赴外朝白羸老步梗就班足跌未幾抗表引年上以舊臣眷顧未奪再上表辭乃以兵部尙書致仕因就宰臣訪問其資產虞其賈之時白繼母尙無恙上東封白肩輿辭於北苑召對久之進吏部尙書賜帛五十匹大中祥符三年丁內艱五年正月卒年七十七贈左僕射錄其孫懿孫爲

將作監主簿孝孫試祕書省校書郎從子唐臣試正字白善談諳不拘小節贍濟親族撫卹孤藐世稱其雍睦聚書數萬卷圖畫亦多奇古者嘗類故事千餘門號建章集唐賢編集遺落者白多繼綴之後進之有文藝者必極意稱獎時彥多宗之如胡旦田錫皆出其門下陳彭年舉進士輕俊喜嘲謗自惡其爲人黜落之彭年憾焉後居近侍爲貢舉條制多所關防蓋爲白設也會有司諡白爲文憲內出密奏言白素無檢操遂改文安有集百卷子憲臣國子博士得臣賜進士及第至太常丞良臣爲太子中舍忠臣殿中丞

梁周翰字元褒鄭州管城人父彥溫廷州馬步軍都校周翰幼好學十歲能屬詞周廣順二年舉進士授虞城主簿辭疾不赴宰相范質王溥以其聞人不當佐外邑改開封府戶曹參軍宋初質溥

仍爲相引爲祕書郎直史館時左拾遺知制誥高錫上封議武成王廟配享七十二賢內王僧辨以不令終恐非全德尋詔吏部尙書張昭工部尙書竇儀與錫重銓定功業終始無瑕者方得預焉周翰上言曰臣聞天地以來覆載之內聖賢交驚古今同流校其顛末鮮克具美周公聖人也佐武王定天下輔成王致治平盛德大勲蟠天極地外則淮夷構難內則管蔡流言鼃尾跋胡垂至顛頓偃禾仆木僅得辨明此可謂之盡美哉臣以爲非也孔子聖人也刪詩書定禮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卒以棲遲去魯奔走厄陳雖試用於定哀曾不容於季孟又嘗履盜跖之虎尾聞南子之佩聲遠辱慎名未見其可此又可謂其盡善者哉臣以爲非也自餘區區後賢瑣瑣立事比於二聖曾何足云而欲責其磨涅不渝始卒如一者臣竊以爲難其人矣昉自唐室崇祀太公原其用意蓋

以天下雖大不可去兵域中有爭未能無戰資其佑民之道立乎
爲武之宗覬張國威遂進王號貞元之際祀典益修因以歷代武
臣陪饗廟貌如文宣釋奠之制有弟子列侍之儀事雖不經義足
垂勸況於曩日不乏通賢疑難討論亦云折中今若求其考類別
立否臧以羔袖之小疵忘狐裘之大善恐其所選僅有可存只如
樂毅廉頗皆奔亡而爲虜韓信彭越悉菹醢而受誅白起則錫劒
杜郵伍員則浮尸江澨左車亦僨軍之將孫臏實刑餘之人穰苴
則僨卒齊庭吳起則非命楚國周勃稱重有置甲尙方之疑陳平
善謀蒙受金諸將之謗亞夫則歿於獄吏鄧艾則追於檻車李廣
後期而自剄竇嬰樹黨而喪身鄧禹敗於回溪終身無董戎之寄
馬援歿於蠻徼還尸闕遣奠之儀其餘諸葛亮之儔事偏方之主
王景略之輩佐閭位之君關羽則爲仇國所禽張飛則遭帳下所

害凡此名將悉皆人雄苟欲指瑕誰當無累或從澄汰盡可棄捐
況其功業穹隆名稱烜赫樵夫牧稚咸所聞知列將通侯竊所思
慕若一旦除去神位擯出祠庭吹毛求異代之疵投袂忿古人之
惡必使時情頓惑竊議交興景行高山更奚瞻於往躅英魂烈魄
將有恨於明時況伏陛下方厲軍威將遏亂略講求兵法締構武
祠蓋所以勸激戎臣資假陰助忽使長廊虛邈僅有可圖之形中
殿前空不見配食之坐似非允當臣竊惑焉深惟事貴得中用資
體要若今之可以議古恐來者亦能非今願納臣微忠特追明敕
乞下此疏廷議其長不報乾德中獻擬制二十編擢爲右拾遺會
修大內上五鳳樓賦人多傳誦之五代以來文體卑弱周翰與高
錫桺開范杲習尙淳古齊名友善當時有高粱桺范之稱初太祖
嘗識彥溫於軍中石守信亦與彥溫舊故一日太祖語守信將用

周翰掌誥守信微露其言周翰遽上表謝太祖怒遂寢其命歷通判綿眉二州在眉州坐杖人至死奪二官起授太子左贊善大夫開寶三年遷右拾遺監綾錦院改左補闕兼知大理正事會將郊祀因上疏曰陛下再郊上帝必覃赦宥臣以天下至大其中有慶澤所未及節文所未該者所宜推而廣之方今賦稅所入至多加以科變之物名品非一調發供輸不無重困且西蜀淮南荆潭廣桂之地皆以爲王土陛下誠能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則庶乎均德澤而寬民力矣俄坐杖錦工過差爲其所訴太祖甚怒責之曰爾豈不知人之膚血與已無異何乃遽爲酷罰將杖之周翰自言臣負天下才名不當如是太祖乃解止授左司農寺丞逾年爲太子中允太平興國中知蘇州周翰善音律喜捕搏惟以飲戲爲務州有伶官錢氏家數百人日令百人供妓每出必以

穀具自隨郡務不治以本官分司西京踰月授左贊善大夫仍分司俄除楚州團練副使雍熙中宰相李昉以其名聞召爲右補闕賜緋魚使江淮提點茶鹽周翰以辭學爲流輩所許頻歷外任不樂吏事會翰林學士宋白等列奏其有史才邇回下位遂命兼史館修撰會太宗親試貢士周翰爲考官面賜金紫因語宰相稱其有文尋遷起居舍人五年張洎建議復置左右史之職乃命周翰與李宗諤分領之周翰兼起居郎因上言自今崇德長春殿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依舊中書修爲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每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于對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條報本院以備編錄仍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爲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後降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自周翰等始也周翰蚤有時譽久擯廢及被除擢尤治時

論會考課京朝官有敢隱前犯者皆除名爲民周翰被譴尤多所
上有司偶遺一事當免判館楊徽之率三館學士詣相府以爲周
翰非故有規避其實所犯頻繁不能悉記於是止罰金百斤先是
趙安易建議於西川鑄大鐵錢以一當十周翰上言古者貨幣錢
三者兼用言錢少於貨幣卽鑄大錢或當百或當五十蓋欲廣其
錢而足用爾今不若使蜀民貿易者凡鐵錢一止作一錢用官中
市物卽以兩錢當一又西川患在少鹽請於益州置權院入物交
易則公私通濟矣至道中遷工部郎中眞宗在儲宮知其名徵之
時爲左庶子因令取其所爲文章周翰悉纂以獻上答以書及卽
位未行慶首擢爲駕部郎中知制誥俄判史館昭文館咸平三年
召入翰林爲學士受詔與趙安易同修屬籍唐末喪亂籍譜罕存
無所取則周翰初意爲之頗有倫貫車駕幸澶淵命判雷司御史

臺周翰懇求扈從從之明年授給事中與宋白俱罷學士大中祥符元年遷工部侍郎踰年被疾卒年八十一真宗憫之錄其子忠寶爲大理評事給奉終喪周翰性疎雋卞急臨事過於嚴暴故多曠敗晚年才思稍減書詔多不稱旨有集五十卷及續因話錄朱昂字舉之其先京兆人世家漢陂唐天復末徙家南陽梁祖篡唐父葆光與唐舊臣顏蕘李濤數輩挈家南渡寓潭州每正旦夕至必序立南嶽祠前北望號慟殆二十年後濤北歸葆光樂衡山之勝遂往家焉昂少與熊若谷鄧洵美同學朱遵度好讀書人號之爲朱萬卷曰昂爲小萬卷昂嘗閒行經廬陵道遇異人謂之曰中原不久當有真主平一天下子仕至四品安用南爲遂北游江淮時周世宗南征韓令坤統兵至揚州昂謁見陳治亂方略令坤奇之署權知揚州揚子縣適兵革之際逃亾過半昂便宜綏輯復

逋亾者七千餘家令坤卽表授本縣令宋初爲衡州錄事參軍嘗
讀陶潛閑情賦而慕之因廣其辭曰維稟氣兮清濁獨得意兮虛
徐耳何聰兮無填衣何散兮無裾務冥懷於得喪寧勤體乎菑畚
將使同方姬孔抗跡孫遷精驚廣漠心游太虛傲朝曦兮南榮遡
夕飈兮北疏非道之病惟情之舒繇是含穎懷粹凝和習懿器甬
淪兮幽憂德芬馨兮周比井無潔兮泉融珠潛輝兮川媚又何必
陋雄之尙立笑奕之心醉悲墨之素絲嘆展之下位苟因時之明
揚乃斯文之不墜睇烟景兮飄飄心懸旌兮搖搖感朝榮而夕落
嗟響蛩而鳴蜩姑藏器以有待因寄物而長謠願在首而爲弁束
立髮而未衰會名器之有得與纓珥兮相宜願在足而爲舄何坎
險之罹憂欲效勤於豎亥思追踵於浮邱願在服而爲袂傳縉素
而飾躬異化緇之色涅寧拭面而道窮願在目而爲鑑分妍醉於

崇朝驚青陽之難久庶白首以見招願在地而爲簞當暑溽而冰
寒伊膚革之尙疚胡寤寐以求安願在觴而爲醴不亂德而弱眞
體虛受之爲器革譎性以歸淳願在握而爲劒每輔枉而保裾殊
鉛銛之効用比劘刃而有餘願在橐而爲矢美箬羽之斯全疇懋
勳而錫晉射窮壘而衄燕願在體而爲裘託鍼縷以成功非珍華
而取飾將被服而有容願在軒而爲篴貫歲寒而不改挺介節以
自持廓虛心而有待人之願兮寔繁我之心兮若此蓄爲志兮璞
藏發爲文兮霧委旣持瑾兮掌瑜復擷蘭兮藝芷始無言兮植杖
終俛首兮嗟髀振襟兮自適覲物兮解頤雲無心兮遐舉蘿倚朝
兮叢滋想陵谷之變地況玄黃之易絲人可汰而可鍛已不磷而
不緇苟一鳴而驚人何五鼎而勿飴已而擁膝清嘯傾懷自寬樞
桑戶華兮差樂鳩飛梭躍兮胡難指夜蟾兮爲伍仰踈籟兮邀歡

何孫牧而伊耕何巢箕而呂磻滌我慮兮綠綺清我眠兮琅玕周
旋兮有則徙倚兮可觀終卷舒兮自得契休哉於考槃李昉知州
事暇日多召語且以文爲贄昉深所嗟賞歷宜城令開寶中拜太
子洗馬知蓬州徙廣安軍會渠州妖賊李仙眾萬人劫掠軍界昂
設築禽之自餘果合渝涪四州民連結爲妖者置不問蜀民遂安
宰相辭居正稱其能遷殿中丞知泗州嘗作隋河辭謂濬決之病
民游觀之傷財乃天意之所以亾隋也使隋不興役費財以害其
民則安得有今日之利哉嘗聚淮水流厠三千爲塚瘞之有戍卒
謀亂昂誅其首惡凡支黨之誑誤者悉貫之就遷監察御史江南
轉運副使太平興國二年知鄂州加殿中侍御史爲峽路轉運副
使就改庫部員外郎遷轉運使端拱二年以本官直祕閣賜金紫
久之出知復州表求謝事不許遷水部郎中復請老召還再直祕

閣尋兼越王府記室參軍眞宗卽位遷秩司封郎中俄知制誥判
史館受詔編次三館祕閣書籍旣畢加吏部咸平二年召入翰林
爲學士踰年拜章乞骸骨召對敦諭請彌確乃拜工部侍郎致仕
翌日遣使就第賜器幣給全奉詔本府歲時存問章奏聽附驛以
聞命其子正辭知公安縣以便侍養許歸江陵舊制致仕官止謝
殿門外昂特延見命坐恩禮甚厚令俟秋涼上道遣中使賜宴于
玉津園兩制三館皆預仍詔賦詩餞行縉紳榮之昂前後所得奉
賜以三之一購奇書以諷誦爲樂及是閒居自稱退叟著資理論
三卷上之詔以其書付史館弟協以純謹著稱仕至主客郎中雍
王府翊善昂以書招之協亦告老歸兄弟皆眉壽時人比漢之二
疏知府陳堯咨署其居曰東西致政坊昂於所居建二亭曰知止
曰幽棲頗好釋氏書晚歲自爲墓誌景德四年卒年八十三門人